

# 關於失戀

豈明

王品青君是陰歷八月三十日在河南死去的，到現在差不多就要百日了，春雷社諸君要替他出一個特刊，叫我也來寫幾句。我與品青雖是熟識，在孔德學校上課時常常看見，暇時又常同小峯來苦雨齋閑談，夜深回去沒有車僱，往往徒步走到北河沿，但是他沒有對我談過他的身世，所以關於這一面我不很知道，只聽說他在北京有戀愛關係而已。他的死據我推想是由于他的肺病，在夏天又有過一回神經錯亂，從病院的樓上投下來，有些人說這是他的失戀的結果，或者是真的也未可知，至于是不是直接的死因我可不能斷定了。品青是我們朋友中頗有文學的天分的人，這樣很年青地死去，是很可惜也很可哀的，這與他的失不失戀本無關係，但是我現在却就想離開了追悼問題而談談他的失戀。

品青平日大約因為看我是有鬚類的人，所以不免有點歧視，不大當面講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寫信的時候也有時略略提及。我在信堆裏找出品青今年給我的信，一共只有八封，第一封是用「隋高子玉造象碑格」箋所寫，文曰：

(185)

「這幾日我悲哀極了，急于想尋個躲避悲哀的地方，曾記有一天在苦雨齋同桌而食的有一個朋友是京師第一監獄的管理員，先生可以託他設法開個特例把我當作犯人一樣收進去度一度那清素的無情的生活麼？不然，我就要被柔情纏死了呵！品青，一月廿八日夜十二時。」

我看了這封信有點摸不着頭腦，不知所說的是凶是吉，當時就寫了一點回復他，此刻也記不起是怎麼說的了。不久品青就患盲腸炎，進醫院去，接着又是肺病，到四月初纔出來寄住在東皇城根友人的家裏。他給我的第二封信便是出醫院後所寫，日期是四月五日，共三張，第二張云：

「這幾日我竟能起來走動了，真是我的意料所不及。然到底像小孩學步，不甚自然。得閑肯來寓一看，亦趣事也。」

在牀上，我的世界只有牀帳以內，以及與牀帳相對的一間窗戶。頭一次下地，纔明白了我的牀的位置，對於我的書箱書架，書架上的幾本普通的破書，都彷彿很生疏，還得從新認識一下。第二回到院裏晒太陽，明白了我的房的位置，依舊是西廂。這院落從前我沒有到過，自然又得認識認識。就這種情形看來，如生命之主不再太給我過不去，則于桃花落時總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122 )

公子的缺點可以用聖人的一句話包括起來，就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舊式的婚姻制度裏這原不成什麼問題，然而現代中國所講的戀愛雖還幼稚到底帶有幾分自由性的，于是便不免有點不妥；我想戀愛好像是大風，要當得她住只有學那橡樹（並不如伊索所說就會折斷）或是蘆葦，此外沒有法子。譬如有一對情人，一個是希望正式地成立家庭，一個却只想浪漫地維持他們的關係，如不在適當期間有一方面改變思想，遷就那一方面，我想這戀愛的前途便有障礙，難免不發生變化了。品青的優柔寡斷使他在朋友中覺得和善可親，但在戀愛上恐怕是失敗之原，我們朋友中之口口大抵情形與品青相似，他却有決斷，所以他的問題就安然解決了。本來得戀失戀都是極平常的事，在本人當然覺得這是可喜或是可悲，因失戀的悲劇而入于頹廢或轉成超脫也都是可以的，但這與旁人可以說是無關，與社會自然更是無涉，別無大驚小怪之必要；不過這種悲劇如發生在我們的朋友中間，而且終以發狂與死，我們自不禁要談論歎息，提起他失戀的事來，却非為他聲冤，也不是加以非難，只是對於死者表示同情與悼惜罷了。至于這事件的詳細以及曲直我不想討論，第一是我不很知道內情，第二因為戀愛是私人的事情，我們不必干涉，舊社會那種薩滿教的風化的迷信我是極反對的；我所要說的只在關於品青的失戀略述我的感想，充作紀念他的一篇文章而已。——但是，

(190)

照我上邊的主張看來，或者我寫這篇小文也是不應當的；是的，這個錯我也應該承認。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 談虎集

周作人著  
雜感集

上冊出版 實價九角

豈明老人平生無他長，但也並不是絕對沒有一樣長處；他知道自已無他長，這就是他唯一的長處。他從前也有過一個時候，挂過文士的招牌，但是不久便明白了，慌忙地把這些招牌之類都收了起來，現在他的欲望是很簡單的，只想對於人世的各種事情多知道一點，多了解一點罷了。牌子雖沒有了，脾氣總還是有的，聽見看見有些事情，有時便不免根據了常識來評論幾句，結果積下了二百多篇的小文章。既沒有政治的野心，也沒有戀愛的野心，既不是學問，也不是文藝，這些文章真是無精采，無忌諱，又空疏，又平庸，然而這却確是平凡的作者的真相，似乎比說大話扯大誑還有意思些。現在從這裏邊選取一百三十篇，編成一冊，名曰談虎集，賣給諸位看看。和名人們打架的文章都不收入，所以不足備「文壇」的掌故，不過倘若讀者並沒有研究或賞鑒藝術的奢望，只是想聽聽作者平凡的談話，老實的感想，那麼這一冊書也可以買，總不會使諸位過于失望的。

# 雜覽之十四，十五

劉復

『東抄西襲』將從此改名曰『雜覽』。問其用意則無有，數次亦仍其舊，蓋老店新開，換湯不換藥云爾。

## (十四) 董份遺事之一。

南潯志『志餘』中摘抄顧公燮消夏閒記一節，云：

『郇陽尚書董份，與嚴嵩最契。嵩敗，份獨免於禍，致政歸里，家資百萬。夫婦八旬齊眉，份謂夫人曰：『吾見口口後輩，文章出色者，多勝于吾兒孫。將來若輩興，董氏衰矣。』夫人曰：『彼皆貧士，何不以千金贈之，彼日事經營，文理荒蕪矣。』董如其言，延諸生飲宴；命家人佯以要事請入內，『但汝等不得反顧。』家人從之，董以袍袖拂杯箸墮地，急入內，潛窺諸生，或拂几，或拾杯按席。董復入座，一飲而散。夫人促其贈銀，董笑曰：『吾銀豈容易與人者耶！頃試其氣量，俱卑鄙無遠到器。尚書府不乏下走，諸生不過飲我一杯』

(191)

酒，乃甘爲僕隸事。此措大本色，不足重也。」此一小事也，而吾華偉大民族之偉大精神，已可約略得之！

(十五) 洗炭橋

——錄自棲雲野客所作七嬉；書刊於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凡二卷，中有短篇小說七種，取『以文嬉，嬉而未荒』，『猶賢於博奕』之義，故曰七嬉。——

昔聞雲臺山下人說彭祖事甚新異，比於酉陽雜俎所記天劉翁及勞缶擲錐事，以小文述之。但直叙衆鬼捕彭祖不獲，後遇洗炭者，未免寥寂。頃見松石道人作鏡花緣演義，初稿已成，將付剞劂；其中有酉水，刀巴，才貝，无火四關，寓警世之旨，因取其意，潤色爲甲乙至庚辛八鬼事；八鬼之外，其事皆相傳舊話，余無所損益也。

海州板浦場大村，旁近有洗炭橋，相傳爲彭祖故里。彭祖妻死復娶，凡四十八娶，皆不以姓名年齒告之。及娶第四十九妻，美而慧，偶告以情。妻大恚，旋病死，訴於閻羅曰：『女子不樂爲繼室，天下乃有爲人第四十九繼室者乎？』閻羅亦訝之，將逮鞠，檢注死簿中無此人；乃詳詢其第四十九妻以彭祖姓名年貌。其妻云：『彭祖姓錢，名鏗，肥白無鬚，貌如二十許



人，實年七百九十九歲。爲人黠智多端，欲捕治，恐鬼無足任也。」閻羅特擇諸鬼雄有名於  
鄆都者，曰甲鬼乙鬼，使現人形，往捕之。甲乙皆性木鈍，好飲酒。彭祖有神通，早知其  
來，設酒肆於村口，懸旆甚高。甲乙遙望流涎，至村口，酒保笑迎曰：「蘭陵美酒，價廉而  
味醇，上客盍嘗焉？」甲乙相視笑，口未言而足已入肆。食半酣，嘖嘖贊好酒，思鬼地無此  
佳釀，當儲爲不時之需；合錢買酒十斤，適滿一甕，共舁以行。又欲買餅爲至家分酒計，肆  
中餅惟有容七斤及容三斤者，因各買一具，攜以出，行且談。方商問彭祖居何處，而酒興未  
足，咸欲飲甕中酒。共飲恐多少不均，又無所得權衡；欲担籌議，以七斤三斤二餅，展轉相  
注，求其勻分，久不能得。道旁一少年，熟視良久，自稱姓錢名竹，前揖甲乙曰：「公等若  
能各將五斤酒立飲至盡，吾爲分之，必極平允。」甲乙許諾，少年以十斤甕酒注七斤餅滿，  
又以七斤轉注三斤瓶滿，旋舉三斤瓶還注大甕，又以七斤瓶內四斤注滿三斤瓶，仍注大甕；  
告甲曰：「大甕中九斤，七斤瓶中餘一斤，今注之三斤瓶內；」乃又以大甕注七斤瓶滿，大  
甕中存二斤；乃以七斤瓶注三斤瓶，三斤瓶內本有一斤，注二斤卽滿；七斤瓶內存五斤；再  
以三斤瓶酒歸大甕，合原存二斤，亦五斤。甲乙大喜，少年出懷中二巨杯勸之酌。甲乙本好  
飲，加此敦迫，連舉大白，不能自休。乙飲至四斤十二兩，呼叫跳擲，倒地而呻。甲飲至四

斤十四兩，身軟如絲，嘔吐狼藉，即睡其中。少年以手提之，皆縮小如初生兒，置酒甕內，擲入池，笑曰：『吾再過百年，眼見此地變酒池也！』甲乙二鬼既不歸，閻羅命丙丁二鬼繼至。丙丁皆數歲小童，膚色紅嫩，眼光灼灼，相攜入彭祖所居村。忽聞道旁小舍童音唱曰：『白果樹，開白花，南邊來了小親家。』一小兒騎竹竿，自內躍出，丙丁定睛笑視之。小兒曰：『吾與汝戲可乎？』丙問何戲，兒欲爲花板掌。丙丁不解，兒請與丙試爲之，乃各合掌相間，旋抽而出，各自合掌一擊，即以己右掌擊彼左，復自合掌一擊，以己左掌擊彼右，再自擊擊彼如初擊，且歌曰：

花板掌，打到正月正，正月十五鬧龍燈。花板掌，打到二月二，二郎挑山挑擔兒。花板掌，打到三月三，薺菜花開賽牡丹。花板掌，打到四月四，一個銅錢四個字。花板掌，打到五月五，划破龍船打破鼓。花板掌，打到六月六，貓兒牽向河邊浴。花板掌，打到七月七，牛郎坐上新郎席。花板掌，打到八月八，八天便祭月菩薩。花板掌，打到九月九，蚊子開了蓮花口。花板掌，打到十月朝，家家買紙燒。

曼聲緩擊曰：

人把紙來燒，鬼把錢來用。

高聲重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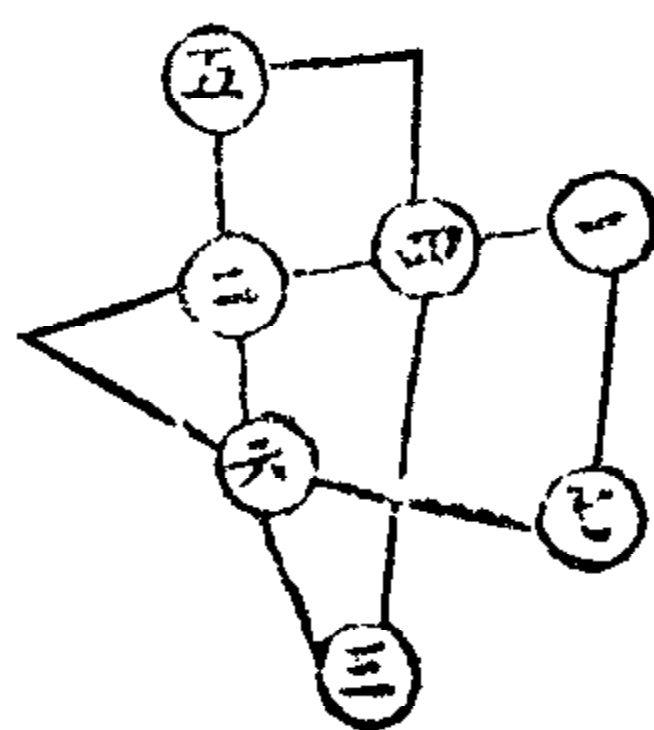
銅錢輕，銀錢重，我家還有個金錢洞。

丁問曰：『君家金錢洞何在？』兒曰：『吾小字金錢兒，家中此物甚多。』相引入院，三火爐方熾，鑄金銀銅三種錢，堆積以萬計。丙丁有欲色，兒曰：『吾等捉迷藏。捉得我者，贈金錢十，銀錢百，銅錢千。』丙丁皆喜諾，兒以皂帛蒙其眼，各張手摸索。久之，近火爐，丙丁本火體，心欲金錢，內熱又盛，近火忽被吸入紅燄，搖搖不知孰爲丙，孰爲丁矣。戊己二鬼乃美女，聞捕彭祖不獲，自請行。稔知彭祖老而有少容，聚婦至數十，恃其妖媚，度必成擒。既入村，見村中有白髮皺面，涕垂至脣，傴僂扶杖，一步僅一寸者，問之，彭祖也。有短鬚如翦，黑癥滿頰，頸垂巨癭，手如淡漆者，問之，又彭祖也。有骨瘦若柴，面色槁敗，時方六月，襲裘兩重者；有裸袒被髮，持菌坐嗽，乍哭乍歌，不知日月者，問之，又皆彭祖也。戊己口如含藥，心墜腹中，相扶坐地而憇。忽一醜人，出懷中鏡授之曰：『吾等雖名彭祖，實非彭祖，吾姓金名堅。欲求真彭祖，乃在鏡中。』戊己競觀鏡中，一美少年，手攜小玉牌，上有二字，曰子都，俄頃不知所之；又現一美男子，玉牌上字曰子充；繼而有曰宋朝者，曰宋鮑者，曰城北徐公者，曰衛玠，曰褚淵者，忽現忽滅，鏡光閃爍。二女眼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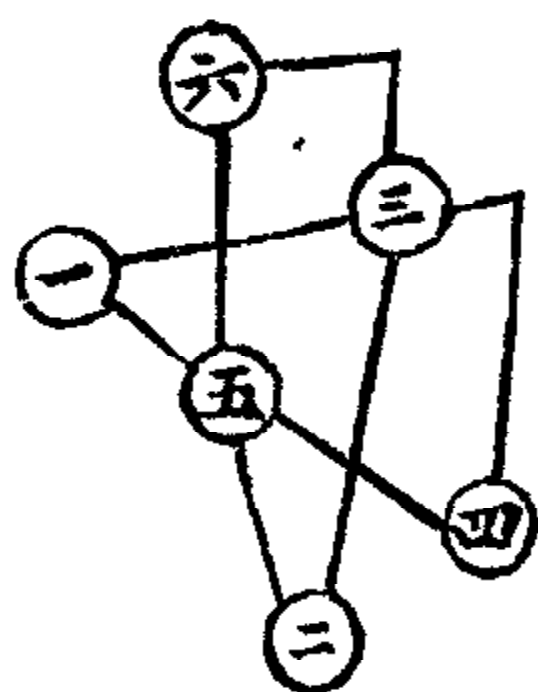
(195)

耳轟，倏然一化爲木，一化爲石。醜人忽變美少年，笑曰：『吾真彭祖，萬古千秋，終有一死。此木女中作芻靈，石女可作翁仲。』兩手分攜而去。閻羅聞六鬼技窮，大怒，擲冠案上曰：『鬼技止此邪！』庚辛二鬼憤，請往，髮上指，鼻頭火出，作青赤色。閻羅顧而喜曰：『汝必辦此』。二鬼至村，遇村中人皆鞠躬緩行，笑面柔聲，銳氣頓減。市中設局，一少年坐而布勢。庚辛素好博，自爲鬼，久不得爲；見局心喜，近觀，乃三人所下象棋，將帥外添經略，別爲一軍；其棋子有兩旗兩火。庚曰：『此戲甚新。吾等同局，略似看花湖，但少一做夢者耳。』問少年姓名，曰竹堅，遂相與對局。少年極和，庚辛頻悔棋，皆不校。而庚與辛自不相讓，俄奪一車，攘臂出位，庚扼辛吭，辛握庚髮，詬聲震屋瓦。少年勸曰：『二君勿爭！吾願去棋內兩火，爲二君講和』。庚辛愧而止。頃又爭一馬，庚擲馬於地，指辛惡言；辛舉拳歐庚左肩。少年笑解之曰：『此棋務求勝人，宜有爭端。吾有自勝棋，公等能之乎？請過茅舍，賭一重彩』。庚辛從至其家，室內方几上，設棋盤作弓形，自用十棋，每隔一位下一子，不能下子即負，下十子畢者爲勝。少年曰：『與二公約：能自勝者，吾奉佳酒三觥，美人歌以侑飲，加贈黃金一斤；不能自勝，上籠蒸之，求而後釋。』時院中鐵鑊，方燃薪煮水，上設巨籠，氣蓬蓬然。庚辛各盛氣曰：『此何難！敬如尊約。』辛先下子，至七

而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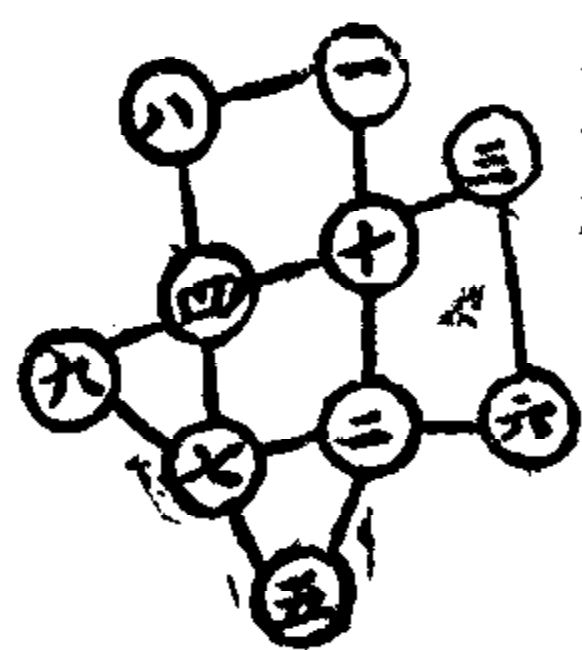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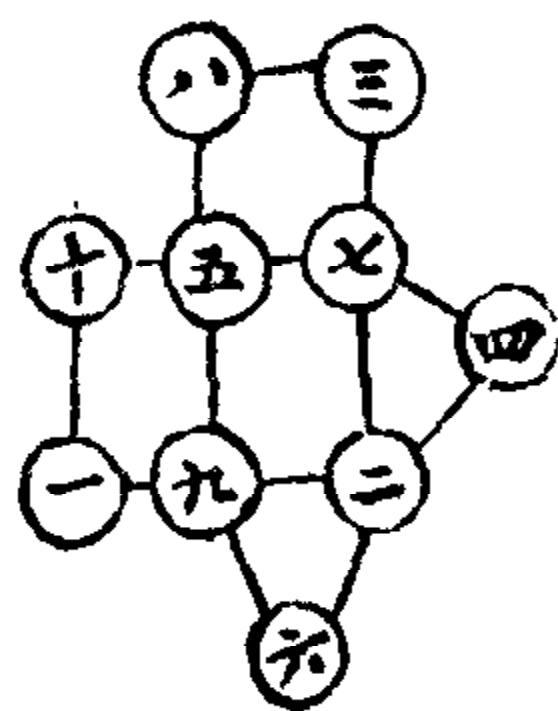
庚繼之下，至六子已無下子處：



(197)

庚辛同聲曰：『君亦須下一局，吾始信服。若握中尙存一子，則我如麥餅，君亦黍糕——籠中還須共處。』少年笑諾之，從容布子，連作二局皆勝：

雜覽之十四，十五



拱手曰：『請公入籠！』庚辛無奈何，計且上籠略蒸，姑告服而後再入局；頃已記其下子次第，猶當得彩也。然庚辛本鬼體，甫上甌，已無蹤影，蓋與甌上氣合同而化耳。鄆都共有大鬼十，八鬼皆敗沒，壬癸二鬼相與泣曰：『吾等不得不往；往而復敗，鬼風掃地，鬼種且絕矣！彭祖耳聽九地，目察九天，猶不能及水底，吾等當入高公島下海水深處。謀定而出，勿復爲老猾所暗算。』彭祖防之月餘，無所聞見，遂不知繼來者何人，由何道而至；漸自矜放，謂必度八百歲無憂矣！一日，散步村外，舊有小河，架石爲橋；橋側二人各持一物洗之，就視，乃小枝木炭，訝問何爲。曰：『將洗黑炭作白炭耳。』彭祖微哂曰：『吾生七百九十九年，從未見炭能洗白者。二人曰：『是矣！』急出袖中金索繫其頸。彭祖出不意，變化不及，或推或挽而去。向晚，村人尋至，彭祖已僵冷，殮而葬於其四十九妻墓田中。後人因名此橋曰洗炭橋，橋下至今常黑。彭祖冢稍高，左右小土堆四十九，則其妻墳。墳間生草，結子如小荷囊，土人謂之婆婆鍼綫包云。

# 偉大的微笑

朱霞

青呀，趁這還沒

確定你底死信，

且讓我將這點子

東西致獻於你！

十五，十一，十五，北京。

## 一 打狗時期

(199)

他從小就聰明，親友們在說話裏常將他底名字同「聰明」連在一塊兒使用，校長在「學生操行錄」的他底名下寫出了「聰穎絕倫」。故當他才十三歲的那一年，就居然對小伙伴们發表了他底哲學，「先天的幸福條件有三：」他說，仿着先生們底姿勢與口氣，「曰健康，曰聰明，曰——曰美麗——怎樣？」後來大人們得知了，也就並不引為新異。

偉大的微笑

一五

「這孩子，」校長點着腦袋向這孩子底父親稱讚道，「將來……」

他名品，就因為爲他聰明的表記的他底眼珠特別來的晶瑩烏麗，父親喜了，從生下的第一天起，便開始了這麼叫他。「晶寶寶，呵，晶寶寶呵」，這樣子，將一個呆重的腦袋靠在那小腦袋上面。

他常是很高傲。因了什麼事，別的孩子用鼻子嗤他，他連回嗤也不肯的。小伙伴中，他只看中了小瑤。

他貪玩，十倍貪菓食那麼貪——其實也沒誰會見他黏滯地纏着母親或是誰，說是要吃菓食過。成日裏，總是在外面跑着的時候多；雖然模樣兒很替他努力，使他不曾被人目爲粗野的孩子。實際上倒真是很粗野的，常常同別的孩子打架；用狠狠的拳頭打了以後，在人家底啼哭聲裏，跑了。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外面跑了。

「我是大將，」叉着腰支，赳赳然地站在大人們當前，「漢朝的大將！」母親伸過手去，但一把沒撈住，他跑了。於是大家快樂得哄然而笑了。

五歲時父親教他認字。原先，也只說是教着玩玩罷了，却不意教了一兩遍就記得。於是父親高興了。有客來了，



「晶寶，來，認認字看」，父親就這麼叫。

主要的課本是本百家姓，攤在晶面前。正文已是爛熟的了，如今則讀書上端每個畫像的題字：

「趙匡胤是宋朝開國的皇帝。」

「是呀是呀——喲，乖的，再來，這——」

「周亞夫是漢文帝時的大將。」……

「難得難得！」客曰。

但父親若還儘着囉嗦下去，晶也就不耐煩，鱗魚似地，從脅膊下一滑，溜走了，一直去外面找伙伴，玩。那麼大小時，已就學會了在外面跑着，玩。

「晶哥哥，不同我們玩玩麼？」——你瞧瑩妹妹摺的這菊花盒兒……」表妹來了，老是同妹妹在媽房裏摺這樣，剪那樣，見他回了，就忽略了他底匆匆，於是癡癡地兜攬。

他原是丟了一根棍棒沒帶出去，這會子要用，才家來取。取了，翻身又出去了，一聲不響地。

( 201 )

他是不很愛和女孩子們在一塊兒玩的。並不是瞧不起她們，只覺的同她們玩着，快跑了

偉大的微笑

幾步就喊「等等呀，等等呀，」從高一點的地方跳下來又嚷「你別這麼罷，嚇煞人呀」——太乏味。不過這也只是對於自己底妹妹以及幾個表姐妹流而言。至對於鄰家的女孩子們，那自然又當別論。

「你們糊的什麼呀？」對門的順姑見他同小璫正在廊下糊着一隻風箏——這風箏的式樣兒是他們發明的：一個雷公，（後來改做了周亞夫），尖嘴，以青色畫兩翅成羽毛狀，背懸小旗四——覺的頗新鮮，於是好奇地問。

「你管！」小璫望望她。

但她還要伸手來捫捫旗子，又捫捫雷公底嘴。

「來！小璫！」晶於是顯出輕蔑的眼，攜着漿糊，剪刀，先拔步向裏面走了。小璫抗着雷公，跟着。

然而女孩子們似乎很渴願同他玩。這，他大概也覺察到的；不過總不很把來放在意下罷了。

「晶哥哥，你不樂意同我們玩麼？」或是表妹，或是誰這樣問。

「好罷，明天不出去，同你們摺紙玩罷。」——可是不怕他說的時候是怎麼真心，第二

天要出去可總還得出去的。

用木棍打死了秦家底一匹癩的小母狗以後，頑皮之名於是又大噪。

## 二 「大先生！」

在高傲中，晶一歲歲地大了，有了父親底耳尖那麼高，進了中學校了。病了一場。而且是很可怕地病了一場——起先皮膚上現出紅點，以爲是出痘。但後來僅止於燒熱，熱騰騰地燒了六七天。忽而又轉瀉——幾乎不曾丟了性命。病好了，他消瘦了，兩個肩頭嶙嶙的。臉也轉成了蒼白。然而，這些都不是病給與他的最大的損失。

是的，他底相貌出奇地改變了。原是晶麗的眼珠，而今變成了錫滯的，而且走滿了紅絲——這且不論。精言之，似乎這次的病在他底全面部穿下了許多根無形的線。線頭儿打了結，藏在皮膚裏；長長的可怕的線於是無形地挂下外面，下端墜着什麼頗重的東西，不絕地沉沉地往下牽着，拉着。

既是病好了，父母於是夢似地慶幸佢們底命運。如今當務之急，只是如何使他肥胖起來。但是，他呢？他却並不很以病好了爲幸。病時不過昏昏的。病好了，却要照鏡子。肥胖

( 204 )

麼，也許能的。然而他給那些無形的線嚇住了。它們不是很容易奈何得的吧，他想。不能肥胖了；嶙嶙的肩頭，蒼白的臉，依然。

他向來愛照鏡子，獨個地照，很得意。但如今不敢了。但又強烈地需要着。他於是在這種矛盾裏輾轉着，沒擺佈，咀咒着，難受。

他照鏡。最使人惕然的當然要算是這臉的拉長了，這可怕的大力的線！嘴角也向下引了；微微地上翹，裝點的似乎在微笑着，這，如今鏡裏也見不着，合上眼睛才見着。影響所及，鼻子也加長了；鼻翅下垂，鼻尖却掀着，於是兩個鼻孔便張開了可怕的眼睛。再，滿臉敷上一層粟大的雞粟，密壓壓的，這些線頭兒！……於是he搥桌子了。拉過破紙來，狠狠地反覆地寫：

「永別見鏡子！以及，與有同功用的東西！」又像是祝詞，又像是誓言——但總之是很明顯的，這也只是白費。

無形的線長久地牽着，拉着，長久地伸他痛苦。

於是一切都兩樣了。

他沒有了狠氣。

也沒有了高傲。

愛在外面跑着的他，如今只躲在屋子裏了。家裏的人也很少見他。只見他早上出去，脅下挾着些書之類，聳着肩頭。下午就回來了，有時還只是一點鐘或兩點鐘，然而除了提飯盒去他房裏的劉媽，別人想看見他，也須得等第二天。只是一副嚴肅的，拉長着的臉早晚在人前靜悄悄地晃晃，以外，簡直就杳杳然。於是大家把「頑皮的孩子呵」這觀念從腦子裏拔去了。有一回，劉媽——劉媽是他家底老女傭，親眼見他生下，長大的——提着飯盒，敲門，却不見開；却瑟縮的很，萬不敢照常那樣去叫他「品兒」——

「開開門，大先生！」進出的時候，聲音似乎已帶着戰栗了。從此，除父母外，大家也就覺的劉媽選字的恰當，「大先生」於是被沿用。一天天，「大先生」這三個字也漸見的嚴肅起來了。

合上眼睛，他就看見了昔日的自己。他不敢流連，却又要流連。他想摔破自己底這面鏡子，至少自己底這面；他其實是怕得看見自己的。

他又鷗之於光似地怕得見別人。人家底視線射來，真銳，真毒。而且似乎在帶着一種特別的興味來注意他，他愈慄然了。他想，從前自己也不願見別人，不願同別人周旋，而別

人，也每每愛釘住了他看。但如今跼蹐替換了高傲——他躲在屋子裏了。

他尤其怕得見女孩子們，從前曾想望他一塊兒玩的——鄰家的，或是表姐妹流。他躲在屋子裏了。怕：躲！又想見：寂寞。他覺的她們一個個都距自己很遠很遠了。她們不甚來兜攬他同玩也是事實。「因為彼此都大了……」這樣自解釋了，然而於減去寂寞終無濟。他發現自己從前那樣避開她們是一種矯作——就使當時出於本心，（他怎麼記得清？）但在如今回想起來，總覺的是一種矯作。至少至少，到如今是一件悔憾。追悔，寂寞。他覺的連這最常來自己家裏的表妹也是處在很遠很遠地對他人事地微笑，人事喚他「晶哥哥」了。他甚至覺的，便是自己底親妹妹也不在他眼前了。空了。一切，遠了，遠了——空了。

即使「20」也從不上他底卷子，他天天上學校。他不復是「100」的優等生了。這，他也不在乎的。在家，自修的時候，他面前常是一面鏡子，不是書——他從不曾摔過一面鏡子！他頗有研究了，對於這些雞栗。高高的，中間略低，成一小窪，色黑：這是成熟了的象徵，擠一擠，馬上就會有芝蔴似的東西出來。過後就癟了，色更轉灰黛。這一個擠去了，別處又發生出來，所以這些雞栗永不至絕跡。又有一種，略帶紅色的，後來黃，那是表明裏面已經灌膿了。結果常因擠而潰爛。或不擠亦潰爛：無形的線，原就是那麼牽着，拉着，牽拉的是那

麼緊張。潰爛後必結疤殼，剝開，裏面倒也紅，白，潤。但不久，即也轉成灰黛色；而且粗糙了與全面部相調和。蒼白的長臉，便逐漸變成了斑斑的灰黛的長臉。

他幹着這工作：擠着，剝着，有時還頗感興趣，沉醉。不過風使門帘一響，他也就醒了。嚇的什麼似的。這是幹的什麼呢，可使人家知道？而且，黯然；鏡子於是無力地被推向後。爲免去虛驚，後來在未扶過鏡子來，老是預先去將門關好了。這樣安心工作一個足足的，直到軟癱底襲來。於是或伏案，或閉目場地橫倒在床上，躺着。回憶也不要，什麼也不要。

在街上。看見了玉面的少年，他注目着。不知覺間，心裏讚美起來。然而漸漸轉入稱羨，轉入回憶了；驀地飛過一張灰黛的長臉，他底脚步於是加快了，目視地。

他拒絕一切的華麗，如從前所享受的。其一：他常是穿的很樸陋的衣服。他也知道，也承認，華麗的衣服，本也很好看。穿穿麼，有時便也會不自覺地這樣自問。但家裏若給製下了，乃至勸他穿，逼他穿，而且，說只穿着試一試就脫下來也行，而他，却總是一千個不允許；太逼了，甚至生氣了。他似乎直覺到，只要自己一穿上了那華麗的衣服，那，必定就立刻會有着什麼因而失去了混和，自己也就立刻會感着沒意思，不安。他於是固執地願保持着

(207)

自己服裝的樸陋。樸陋就好，他想；絕不要在別人面前顯的出色或者引目就好。被裹在樸陋底陰黯裏，他就好像給遮掩過了什麼，於是才略略能顯出態度的自然，當每日不可避免地得在人前走動着的時候；有時，也就會覺察出自己真乃頗孤高——這才，他於是有點覺的驕傲了。

便是這樣子，有時也會覺着驕傲，一天一天地過着。

然而無形的線還是不絕地牽着，拉着。

是兩年以後了。嶙嶙的肩，斑斑的灰黛的長臉，却還是依然如故。

(未完)



# 弔品青

衣萍

從小峯處得來的消息，知道品青已於兩三個月（？）前在河南病故了，這實在很令人悲傷，但爲品青自己，沉默的死或是他自己所希求的罷？我有什麼話可說呢？品青在語絲社的一班朋友中算是年少的，我不知道他究竟多少年紀，回憶在沙漠的北京城的街道上，他和我和小峯攜着手兒徘徊着，常常三人排成一字形。曙天說，「看哪，這三個無賴樣兒！」我們總是瘋瘋顛顛地攜着手，在往西三條訪魯迅先生或往八道灣訪豈明先生的道路上，搶着吃買來的餅干或菓子。這情景小峯是記得的，品青在地下也應該還記得的罷？但現在小峯在上海，魯迅先生在上海，我也在上海了，豈明先生還在北京。半年以來，很零落的幾個語絲社朋友爲飢寒和環境逼得東西星散，而語絲還能勉強地在上海繼續出版，這或者是品青地下所願意知道的消息罷？回憶森隆樓上，會賢堂中，語絲社的老頭子和小孩子圍着聽疑古玄同的高談闊論，品青和我搶着吃甜的點心，什刹海中的水早結了堅冰了罷，堅冰春來會解，語絲社的狂放的歡樂的筵席將來也許有重聚的希望罷，但地下的品青終於不會再來了。誰和我搶着吃甜的點心呢？小峯老板近來是富而且胖了。我近來還是常常生病，曙天近來身體却很好。

( 909 )

伏園的鬍子是長得不像樣了。天寒地凍，品青在地下生活若何？我不相信人死會有靈魂，但在我記憶中的品青還是活生生的。品青，記得我們分別，還在你未病之前。你病盲腸炎和肺炎的消息是豈明先生告訴我的，後來又聽說你已經病愈出院，小峯邀我來看你，我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沒有來。後來小峯回南，忽然聽見孔德的一個朋友說起你已經瘋了，整日一個人在外面亂跑。並且總懷疑旁人害你，連對於我們最敬愛的豈明先生也有微辭。我知道你已經神經變態，但我想不出什麼法子可以安慰你，因爲我知道能夠愈你的病的世界上也許只有一個人罷。後來又聽說他們把你送進醫院，你要從醫院的樓上跳下，大家沒有法子，只得由你的家人把你送回河南去了。夏天我由北京南來，動身前聽見靜農說起你在河南正在用鴉片消磨你的生命，靜農的消息是從孔德得來的。品青，你竟用鴉片麻醉你自己的心靈麼？人世太寂寞了。桃色的愛又常常變成灰色的虛幻。你不能寂寞以生，自然希望沉默以死。況且你的故鄉的河南正在刀兵水火之中，你的家庭也有若干的糾纏罷？你的死是我們意料所及的事。品青，你竟永久地平安地沉默地去了。在這樣擾攘不安的詭譎而黑暗的亂世，死對於人生也許算是幸福的事罷。但是，品青，你的清瘦而蒼白的影子却印在語絲社的幾個朋友的心裏，直到永遠！

# 一封 信

人 中

我們相聚很短促，臨別也匆匆，在一起時沒機會多談話，如今分開了，今晚却想給你寫這信；雖將被澈骨的透視我之膚淺，既你哥哥般待我，還用什麼裝潢呢？學識淺薄的可憐，使我不敢說話，尤其是動筆；偶而情不自禁，提起筆來，但不上幾句，就感到這也不知那也不詳的困苦。當我才開始學藝術，就來妄對目前支那所謂藝術界發感想，此多不自量。雖如學提脚踏步的嬰兒批評運動者之跑跳，（才學走路，當不會說話，不過我的情形就有這樣可笑。）然我有不當茫然而目的必要，于是概觀本行現時之大況，以備略定將來進行之途徑，雖也同樣，一知半解的苦情又在這裡現形，終于很謬妄的發過了。門外漢，幼稚淺薄的地方，用講嗎？

(231)

對於支那藝術界自己個人尙未曾聽見幾人歎惜過如此其特殊，貴族的——其實，又幾個有什麼多資或多識的，而偏是這麼不識像，不知自醜；所以貴族的而又幼稚，空虛。（貴族兩字有語病，茲不深究。）現在不求觀建築彫刻之創作，學這些的人有幾個，不求聽復活的

東方之音，真學音樂的人在哪里？看來只有美術界總算搭了一個台，但只預備演唯美主義的劇，然而就是唯美主義的創作，又有幾許在哪里呢？那麼，此空台何以成之？曰：只是幾張寫生練習，學過年把繪畫所作之「練習」也一樣，展而覽之——就是所謂藝術界貢獻于沙漠之人們的——這，就是「作品」。再有些無賴文人作幾句無上的形容，捧台；間或個把美術家還能自己使用文學築此美術之台，（不過，這是不用聲張的，因明地里，是放言美術與文學分立。——所以我說這捧台的文人無賴；不過在他們或自以為是大量。）而支那美術界百年之基乃于焉穩固。

有一天在畫室，有位先進看了我這副窮儂像，着實可憐起來，就很誠懇的賜教，使我深深佩服他高見精卓；他說學藝術非有錢不可，若想靠藝術吃飯，更是件難事。他意窮人哪來藝術思想，真奇怪，既來之，則是想在此中討飯吃無疑，不然藝術是富貴人的消遣品，他怎麼也鑽了進來呢。你覺說得太平庸了吧！誠然。或者你覺說得太過了，我們還聽得見藝術家說藝術改造社會，怎麼藝術界會有「藝術是富貴人的消遣品」的觀念呢。我曾統計過——但沒作統計表——學藝術的朋友至少得花三分之二的功夫白相，吃瓜子——現在的時品是老菱。——高明點的就如侯門閨女，只是坐坐，聽聽，看看，想想，……這還是睡眠的時

間在外；這還只是學生時代。出校後的呢，當然囉，技不止此了啦！不時有先生警告：我們學美術的人，切莫做畫匠，總當做美術家。所謂美術家之作品乃純粹之藝術；一班平民所得而見之者，則是實用的繪綵，卑微不足道。這樣相傳，于是支那連畫匠也沒一個了！所謂我們不要做畫匠，就是說不要將常與平民接觸的繪畫之程度提高，如此預為抑制防範，而平民智識之水平線，乃得終古如斯，生活亦將簡陋不進，則美術家愈得保其純粹藝術之高尙，愈易顯出藝術家之超絕。高貴的人物，無所事事，兩碗龍井兩前，就足消磨一天。這是因為他們善于飲，定義呢，就稱「目的與手段合一的無羈絆的自由活動。」他們是為飲茶而飲茶。至于工作得汗流口渴而喝幾碗老陳茶葉泡的茶汁的人們，真卑微不足道，行屍走肉之徒也。賜以良茶，其知飲乎？所謂學理的根據，就是「他們為受別的目的拘束的活動。」好像為飲而飲的飲，就根本可以不消麻煩，費手續的很，極淺近的一層是要在勞僕役幾次轉身，即使僕役勞神不是一回事，還不如陪姨太太玩玩的好。前面引的兩句話，每句被我省去一個「的」字，因我不願你多化時間看不經濟的字，雖只兩字；乃我預備多引時多省，因其中可省的字多着呢。這是合于聚少成多的原則。然而這也不過盡我之能。于是你好笑了，省去兩字，多出幾行來了。寫這信要的原是材料，這我又懶，還有點忙，這個順便得很，雖是

小問題。那兩句話的本意，說藝術本身的無目的性，完了性，設譬時用作藝術之于人生。然而事實如此，人又何言？所謂藝術，是我輩消閒品，彼曹何需？其有緣得見鄭曼陀之畫，不亦足矣乎？美術家之畫是在裝入金框，藏于大廈。不過，還開展覽會，時同階級的人，亦偶得一飽眼福。所以我們聽到或看到藝術改造社會一類的話，就覺得真意說的人自然有點傻；然而大多數不然。學彫刻建築，沒什麼人；學音樂也沒什麼人，這是因為學繪畫不難，尤其是做畫家容易，好像做和尚般的把中國畫之價值搬了出來，拙技巧華麗，重內容意義，如仍不能表現的話，方塊的字堆上幾個也得。字也漂亮有詩意，自然畫中有詩了。所以學繪畫的人多。例如豐子愷先生就常勸學生不要做畫匠；自己呢，為文人畫畫簡小的題飾，這自然不是想叫別人不要做畫匠好使他一人負責，且亦非畫匠之職了，因為就這一點兒也是有詩意的。若不了解，不難，如前言，可以看看詩中的字，至少，TK的字樣，很隱逸超邁，仔細訪訪就得了；藝術家深知庸人淺薄，早預備好了。還有大幅的圖案嗎？那又要技巧了，可不行。

『人的定義可說是有把自己的感興用形或音來發表的強的傾向的動物。享有對於這要求的特殊技能的人，就是所謂藝術家的特殊的人。這種特殊的人所發表的結果，即所謂藝術的



作品。這樣說來，要一切人都是藝術家固然困難，然至少可說一切人都具有可做藝術家的傾向。』(豐子愷譯龍村斐男通俗美學講話序章。)阿，多美的詞章呵，這種所謂「所謂藝術家的特殊的人」所下的人之定義。同篇文章里四頁後還有『見了戲劇中扮演的惡人而跳上舞台去毆打他的人，可說是極端地把事物看作實際的世界的人的範型；然這樣的人到底不能把演劇當作演劇而經驗其中的妙趣。見了彫刻的裸體或像畫中的美人而動肉感的是同這一型的人，是對於美的天地少緣的人們。』這使庸人難不驚嘆「所謂藝術家的特殊的人」特殊到在短短的一篇文章裏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吧。不過，我雖區區，仔細想想後，尙能諒解其理的正確，一貫，在這里我們得稍窺他們進步之神速，迴出我輩庸人意料。庸人說一段話，寫一段意思，只知向一方，而不知向兩方的意思更妙；現在學了這點乖也來試試看，不過，雖學到這點乖，仍只夠資格做個庸人。所以，我也不摩了。人離不了環境，人的境遇自是環境所致，算我也曾是見裸女而動肉感的人。——我很明白，誰也知道，因為我從前只得見衣冠禮教的文明女蟲。——然而現在不然了。所以決不承認是對於所謂美的天地少緣的人。因為我承認人是有強的傾向將己之感興用形或音發表的蟲，要人都是藝術家固難，然至少都具有可做藝術家的傾向。毆打劇中所扮之惡人者，情同此境。

有一次，上藝術理論課，先生一句一句在講他一篇簡單的文字，後來講到什麼「純粹的繪畫與音樂好比白麵包，屬入文學的意義的繪畫與音樂好比葡萄麵包。細嚼起白麵包來，有深長的滋味，但這滋味只有易牙一流的味覺專家能領略。」自覺得意之作，特別細講，所以我也聽見了。謂吃白飯亦然。我曾見一人吃泥，我說吃泥的意味更深長。他問我吃過沒有。「沒有。」「那你怎知呢？」我說「也許」。「也許是不能成立的。」我沒有同他說什麼了。當時因不懂我的意思，嚙齶了好些時候。下課時就攆起老先生的架子，大發雷霆，說我思想很糊塗……「以後上課不要發問。」同班沒有一個我喜歡的女同學，所以沒有同他說什麼了。現在又爲什麼講起呢。談談堂堂乎支那上層藝術理論的程度。口味這件事就很難說。湖南人愛吃辣椒；江北人愛吃大蒜；江浙人就不然了，喜歡油滑豆；我母親就不愛吃麵包；拿來作譬，先就不妥。我沒吃過泥，說「也許」不能成立；不解他先生怎知易牙能領略有深長滋味的白麵包。就算易牙能領略，不知喻辰光告訴他的；或者還是他自己做過易牙嗎。易牙時代有無現在這種麵包，還是問題。或者說是易牙一流的味覺專家，非說易牙本人。如說「多資如美」「革命如俄」，但俄與美可不提，我想不必開玩笑了。只是我沒有吃過泥，就連吃泥有無深長滋味的問題，也不能成立，未免大大觀了我，——不敢當，區區窮餒子



# 野言

野人

## (一) 去年今年與明年

所謂「野言」，還不過是我繼續去年的工作罷了。回想起去年的情形，無端的惹起了滿心的愁恨。那時的我，既窮且病的羈住在上海；可是今年並不比去年好，仍然無聊地撕我的日歷，日歷快要完了，明年的新歷，亦已在幾天前買來了，于是我心裏着慌起來。算起來又要有一年在這裏完結啊！一篇自己的賬，在我眼前一件件的活顯着。

去年這時，上海是被壓在軍閥與帝國主義兩重閘板之下；今年呢，好了，一切都沒有了，滿天飛紅，霞光四照，大概是預示着明年底新的象徵罷，天下是太平了哪，誰也應該讚嘆呢，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255)

去年的「野言」，大罵軍閥之殘暴，兇狠，沒有同情心，並及帝國主義與牠的狼狽爲奸；今年又多了些見識，又覺得無罵之必要了，然而去年竟能夠痛痛快快罵了過來，覺得也還值得回憶。有人說回憶是很甜蜜的，這大概是不錯罷，但不知明年今日，又作若何

者生存也禁止不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Euclidean 幾何學行世二千餘年，十九世紀而有 Hyperbolic 幾何學，說三角形三內角之和小于一百八十度，由直線外一點可作二垂直線。同世紀又有 Elliptic 幾何學，說三角形內三角之和大于二直角，由線外一點不能作一垂直線。這些，是誰能禁止的嗎？何況感情的如文藝呢。

話，自覺越想越多；所以不寫了。寫也只感到越不痛快，而且時間不許我。光說也沒有什麼用處，使我有機會學繪，我還不願說。現在是放下剛拿起來的木炭而學拿鋤頭了。將來如有一日重拿木炭，望你不棄。——關於我所以然的話，說也話長，不寫了，只是自覺有意義罷了，雖停止我愛的美術技能之練習。你的事情，願你判斷力加強。不過也只是我的意見，因我愛感情的世界——有點理智化合其中的。

二七，一一，于勞大。

# 隨感錄

## 八七 文學和出汗

魯迅

上海的教授對人講文學，以為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例如英國，莎士比亞和別的一兩個人所寫的是永久不變的人性，所以至今流傳，其餘的不這樣，就都消滅了云。

這真是所謂「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越說我越胡塗」了。英國有許多先前的文章不流傳，我想，這是總會有的，但竟沒有想到牠們的消滅，乃因為不寫永久不變的人性。現在既然知道了這一層，却更不解牠們既已消滅，現在的教授何從看見，却居然斷定牠們所寫的都不是永久不變的人性了。

只要流傳的便是好文學，只要消滅的便是壞文學；搶得天下的便是王，搶不到天下的便是賊。莫非中國式的歷史論，也將溝通了中國人的文學論歟？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變的麼？

(219)

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來的人……，如果生物真會進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變。不說類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氣，我們大約就很難猜得着的，則我們的脾氣，恐怕未來的人也未必會明白。要寫永久不變的人性，實在難哪。

譬如出汗罷，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將來一定暫時也還有，該可以算得較爲「永久不變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長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這問題倘不先行解決，則在將來文學史上的位置，委實是「岌岌乎殆哉」。

聽說，例如英國，那小說，先前是大抵寫給太太小姐們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紀後，半受了俄國文學的影響，就很有些臭汗氣了。誰一種的命長，現在似乎還在不可知之數。

在中國，從道士聽論道，從批評家聽談文，都令人毛孔痙攣，汗不敢出。然而這也許倒是中國的「永久不變的人性」罷。

## 「三一八」的死者

作人

小峯兄：

偶檢出燕大魏士毅女士紀念碑照片，不禁慨歎，三一八至今已足是三年了。北方不必說，南方亦熱狂地討赤，彷彿國民黨之宗旨是在滅共者，想更無暇來管別的閑事，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終于是白死了。北京各校唯燕大及清華兩處總算已建立了一座石碑，——去年三月十八日到清華去時曾見到韋君的碑，這一塊碑則每禮拜去上課必要走過幾次，所以記得更爲明白。在南方者大約未必知道，故附上，乞察收，如有機會時製銅板（稍放大更好）能在『語絲』等上一發表亦佳。昨寄一文，想可收到了。匆匆不一。

一月三日，作人。